

說鈴

後集 六



果報聞見録

十五

内閣文庫			
三七函	二〇架	三七〇號	漢書類

漢書門			
二四冊	一〇架	三七〇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 15 )
函號	371 51





果報聞見錄

活婢全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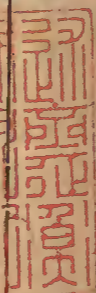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  
貴守兵每放若干人出城創雷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奇携家  
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雷  
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子  
地殺亦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眾獨謝一門無恙  
而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亦  
爪者為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携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  
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先令果報聞見錄



淺草文庫

古節楊氏傳書煙著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連殺三妻  
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  
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朶即自割兩耳  
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發告示寫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  
指即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  
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元生設黃籙大醮於蘓城園妙觀是月念  
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刀下今有  
真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四蹄  
俱跪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  
毘陵驛前殷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為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  
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為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倡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宥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  
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為我禮懺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  
以殃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謹  
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為會友招親計耳瞻禮天神之地鼓  
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史人持誦誠心  
費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甦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申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為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眷到署中途遇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為訓戒兵丁不妄殺入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千金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傳

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塋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覺身稍倦倚棺而眠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放傳號崑陽德濟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妻妻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為尔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誤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令不汝殺戮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



交券辭金公乃命婦昇婦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為贈然後歸後夫  
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己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  
爰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為大兵衝失陸即裹糧送往時  
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  
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  
又館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  
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  
中拾銀一包特畱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仿  
佛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即中式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  
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  
金剛菴陸沉衆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  
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衆遺  
命燼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麩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  
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燄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  
脫

豕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舊店頽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  
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



初疑為街上人語細聽教士縉罔怪之決意連售十六日一家獲  
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罪圓妙觀建黃籙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  
同到西園修行去一豕曰吾願往國墓積益狂駭事遂喧傳其鄰  
汪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許孝酌尋友府橋親訪  
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許墅開徐家橋焚修積募銀七兩為其姪聘婦夢大  
士責之曰汝既為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之用罰作犬于七日  
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偶入市一癡狗突來啗其足視之一  
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鼓鉦教腹痛仆地口作犬吠信信不止斗  
號七日備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宮窪山朱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菴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  
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之後親族化其一衫一裙  
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儼然有佛像焉一特驚  
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  
者徧滿田間

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棟淨  
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  
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汗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  
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特裙送



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 真戒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焉兵至被戮獨吉士食菴未盡明日復甦但苦蚊蚤替逼又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膝地見土地廟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真間極怒重利盤人明晨果有相熟老嫗來急與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致人令已五十六歲矣

###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役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受主恩特來相報可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將同去矣朱念一子甚幼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諸債中有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為子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真間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復漏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

康熙初年事

### 二錢舊逋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塘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暇操刀倩人代之夜夢豬變為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又要投豬還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吃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賣猪人曰汝賣我銀一兩尚少二錢我今要投一次人身不多將就命終仍要做豬還



汝二錢賣者曰我不要汝還矣豬曰汝誰不要陰司那許我不還  
汝做不得主但責緒殺猪俱罪過勸汝勿飲此豈半何如兩人互  
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善免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  
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斷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提逆婦髮擲  
跪庭中霹靂一赦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鄰有請  
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斷爾頭一語故遭雷  
擊或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  
生故得不死使為廢人倖矣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熟西北區逆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插蒔伊母向  
住女家是日保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黍款雷臨去以米糞并  
送姑隨囑逆子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真指  
米為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發大震此人  
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子乳而其妻  
已擊死矣

天救孝子

其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風業明日當遭雷殛吳以母老乞  
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兒將他項請  
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聞聞吳使母閉戶自出田  
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



天已赦風惡

放生善報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其貧祖永椿喜放生之錢每早起持  
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思饑掃盞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  
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  
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  
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黃康熙  
癸丑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  
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船底第六

號包內有銀十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商之同伴詭  
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擲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數  
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駭曰此即午  
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述前事方欲報官見一  
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衆擒住柴一同伴無一得免駢斬于市

龍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  
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  
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龜負一人未撈起問故共疑盜即漁  
人龜遂順流下衆隨之至王爺所竟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迎



其悉擒之遺出銀共四百餘兩不久一盜解送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新無一得脫

犬報德申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火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啣火袋稍起舟人群挈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質證者然盜皆梟斬無一得脫

義鳥亭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淫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一雉家以逆黨陷之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驚異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毘陵城中

五聖廟遮路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新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持本利來還遂訖即去鎮官適為一反招飲雷一童子守門同營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盡將弁審問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去之路四面



有廟橫亘于前竟夜狂走不能履蓋鬼魂繫積不於也銀還鎮  
官校即棄新

穩婆墮胎之報

崑山穩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  
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奉墮胎首犯魂得疾日夕叫號告  
隣人曰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通主母姑  
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孀婦失身懷孕尼姑亦祈不免或兒女太  
多或生產艱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做得幾何家  
事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業凋零  
俱不得善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富貴昌盛吾死後  
無數冤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蓋鬼  
胎也醫禱百端俱不效卧病經年乃死死甚慘康熙十四年初夏  
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王王曰悞攝  
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一城區曰枉死見有  
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日到此時辰必受上吊之苦見  
有衆鬼身腫衣濕云投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斷喉或七  
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  
楚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



恨無及張大曰此輩何時重得為人鬼卒曰不能矣大凡閻羅殿  
前托生為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却為詐人之具在陰司負冥  
王一番注生之恩在陽世負父母三年乳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  
連年帶累四鄰凶身若主俱各破家閻羅王最怒此輩判入畜生  
道不容易得人身也看早來獲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勸人  
大赦拍案忽甦

利死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認義緊隣朱婦為女一日將猪賣去謂猪圈已  
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鬩作投  
井以懼之下罵其妻妻次早投綆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  
搶朱氏物約妻命已絕擒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  
命而朱已破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頸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  
掘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  
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况有以死嚇人每  
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污穢厨竈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  
第三媳云余今已為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其間事余家無大罪  
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頃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報即上竈竈  
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疾症猶幸修醮少解  
其愆然污穢竈間之愆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  
然



禡犯高神之學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大光繞室暈地如夢有神曰汝妻產月未滿若汚犯竈以此奉聞天昔罪應震死因汝曾勸善建橋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藝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廟楊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白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罹天罰豈其誤耶忽見雷火燄發燄去其兩鞋之小底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也

慢經失舉

額上高天佑周二生赴金陵聞雞鳴山寺守源禪師有道行齊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經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至州守

偷佛靈心抽腸

趙一嘉興人好賭致貧無以為生憤偷佛靈心一日腹痛至田中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拖在外犬以口交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慘死夜托夢其妻曰吾死已入無間地獄佛本慈悲奈護法神震怒有此惡報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盜銅佛一日盜一尊金佛陰計可得金六七兩有人厚價買之不聽乃自鼓爐煨炭一日夜下金不及兩許三日三



技于火後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醉終夜卧不知爐中煤火入于  
綿襖至灼膚而後驚起衣帶不及解綿襖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教  
以爐灰篩末溲傅痛定而奇瘡日滋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  
猶手扒極痛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責燒肉餘沙其人鑿  
出好金如長子陰計之數

###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敬惜字紙康熙  
八年壽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  
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  
字不敬人旁一人唱曰知未遂驚覺自悔無及迷夢勸人未幾卒  
無子

### 還金救子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飲店有江浦人携銀五十兩赴縣完糧  
道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  
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  
呼漁舟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  
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兒子得  
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 還金冥救

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款一內  
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向碗案上供玉皇紙馬肉汁污焉明歲從  
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



浪珍而至云頃聞貴向夫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瘡垂危  
朦朧見縛至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竊犯聖  
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  
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瘡已潰尋愈

###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  
僕俱被雷殛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  
驚相告云

###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毅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  
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後客商以銀別處買貨識出欲訟主人  
主人追蹤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  
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為此似削祿減壽矣  
張竟死年僅踰四十能文之子亦早歿順治年間事

###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其嘴曰痛極那個割  
我舌頭其夫曰又來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  
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呼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  
而死

###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閩閩極工賭咒曾借李敬雲銀三十兩未還敬



雲身故孤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遣拔落牙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語曰我一生談人聞聞且騙人財物虧心賭誓令卸却楊老爺差役未拔牙齒矣隨以手握去門牙三枚備現慘狀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廿事也

### 戒食牛報

秋浦優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爾歸優素相熟竟使登舟間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忽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回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跟滄登岸優

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將燻之犬仗土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疼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 猪羊索命

陸寶角直南柵頭人貧無他業為人鼓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盪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木槌編體

楓橋類後初販賣壯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猪心以木槌編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徧身痛楚令家奴以木槌槌之少止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壻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為猪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宛轉如猪歿而死

淫寡變猪

崑山小渚駟駒如向鄉農索條銀償以二猪翻如欠其內兄沈伯遠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駟石式夢在猪圈邊過一男子曰我李其也生前淫一寡婦今罰為猪四

蹄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償沈伯遠銀伯遠吾儕也汝可說明此段因果切勿殺吾右式夢覺恰已執豕于牢矣鄰大來死弟親送至安禪菴為放生猪至今尚在

持齋戒免受猪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在兵渡江合家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家主來吳毛復甦曰我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行善免溺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千人爭趁渡船皆滿載有一人後至亟欲上船忽營卒撮其帽去其人即轉身追取渡船已開未半里而



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念曰此非捨帽乃天遣救汝也因與營卒酣酒結歡而去此范公諱承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淹溺者多建靖江亭每船人有定數不得多載今永為例

###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天若滂水至河而人家守宿一日主人呼犬嘗之曰我食汝而為仙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警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三文擊其頭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卸錢往擲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三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

池之內犬即號呼啣其衣拖上池岸跳至王母家前以首撞門王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攜火視之其夫尚卧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晚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歸驚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 還金之報

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也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解差身家干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知此府案必取何



用卜為生遂獲至脫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相號泣  
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為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  
天早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曉暫卧橋上解包為枕及覺徑行到  
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賠妻孥皆死數矣生曰  
汝弗懼我收在家即引歸還之差曰既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  
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  
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  
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後是年府主即薦之入泮次年  
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為王府教授一為府學教  
諭至今書香不絕

奸尼之報

寧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塑閻聖周  
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鄞縣兩差因催糧  
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離城四十里兩夜荒僻必宿  
此矣尼不得已且蔬食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焉天  
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頸痛行未數  
里同仆于路行人驚掖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刃之狀  
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冀上第能至于忠肅公廟  
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虔叩之公曰應大辟  
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



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為  
莊廷鉞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  
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  
固燒香回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  
應迨歸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  
歸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驟生一狗見夢于子曰  
我以竊車之故冥罰為狗于彼家一時失見墮入畜生今甚悔恨  
汝可贖我子覺密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  
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脩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以既

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于所關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  
子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遞謝間犬已躍入舟矣子  
至舟中與犬言昔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  
有愧悔之狀舟抵家犬遽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為糝葬焉此順治  
初年之事

###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賈某即相貌平滿為人誠懇每日過一富翁家  
賈某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賈某即奉翁在則與現錢翁出姬云且  
待即即靜坐門外候之不數人窺示知是兩載餘姬偶問曰汝  
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及人鮮兄弟依以居姬曰汝肯婿  
我家乎即不敢應而心竊其言歸以告其父曰彼家殷實豈無



良配而愛汝身貧賤者予之也故言耳即不復萌此念矣又一  
日姬又問曰善欲汝為何事不相及也即述叔語姬曰婚配豈  
可哉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姬見姬曰肯完欲以某姪為婿  
有之乎姬曰有之我夫婿也子汝在城官忌得幸子之養耳叔曰  
家貧無聘奈何姬曰求婿事求聘也叔任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  
長女翁婿夫婦極其相得不復有羨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姬曰  
女婿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令次女長成若別擇婿未必德  
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蓋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後婿其次  
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舉家悲慟翁又謂姬曰六年而喪二女情  
益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姬曰業已如此蓋終與之  
庶可借老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婿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翁

姬與婿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姬厲聲曰人家顛沛  
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解之曰三女俱死老年孤苦皆夙生冤業  
也汝且留之坐我出市蔬齋之可也翁甫出門姬昏倦假寐夢此  
僧語之曰爾夫前生丹人爾婿富商也齋重費以客淮揚雇爾夫  
之舟爾夫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捨船之客爾夫恐其事洩賂  
金三十兩故各陪枕席三年爾夫之財產皆爾婿物也何用怨尤  
為姬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與然若夫遂恚以家業付婿使  
其另婚翁姬偕往出家不知所終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鄭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嘗遊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霉令館  
僮媵被館僮轉付使女媵之予主妾之房至晚夾帶主妾之睡鞋



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樓頂之上後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  
頂妾鞋即袖藏之不言世科歸館更深適妾窺叩先生之門而  
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為誰妾低聲應之曰妾也世科曰焉有  
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適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說  
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  
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即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  
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  
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行主人之刀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  
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魏黨  
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明鄭有兩書生與我冠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偶爾洩氣  
一書生詰之曰是誰哓哓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偶不謹  
慎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  
之曰頃間洩氣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  
非庸庸者流偶此小失衆人佯為不知則亦已矣而致友欲詰明  
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推過者  
不少存心如此當于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姻否對曰晚少而  
孤與孀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  
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備箕帚並請太夫人過舍使我  
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竟移家而就婚焉富人為延名  
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即有此奇



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婿人之處心可以刺時從事哉  
為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畜差潘順漢者包糧為事凡軍需課役皆包攬焉  
一鄉惡有田數畝為包管麥熟則索其麥未熟則索其未絲綿  
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惡不勝誅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  
我必作惡犬噬之其家驗以黑冠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  
一犬黑頭獨身黑脚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而差又來索其  
子之物犬聞其殺躍出嚙其腓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與狗置  
之河中以為入水必放矣犬竟曳畜差至深處人狗俱斃地方聞  
之于官且述此段竟報縣差妻自行收殮而埋其犬

炮警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警為業清晨買警不拘多寡生投沸湯中  
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熬五味香及數家由  
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伸臂  
展姿宛如螿形又一日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噉人  
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警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警之  
報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奸處女之報

淮安吳沮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追悔而誠人曰我年少時莊上  
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間步常屬意于我彼此目成  
一日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矣我家人多不能知願今屆情  
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



是日至彼但見門戶扃鎖表從墮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  
濃興狂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遁出旁晚父母歸見女  
已死血流床席以為失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徐探無事然心終不  
安秋間應崇禎己卯鄉試初場大字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  
持血褲將卷一拂滿卷血迹次日貼出矣壬子入場初場得意無  
事以為神恕我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褲拂卷又復貼出乙  
酉年復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為鼎革之後前罪可釋  
比至三場血汗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名貧老狼狽神  
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焉蕭漢雄言

枕經顯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經一包置

于几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纔合眼夢佛無數或  
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幡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遽驚  
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非褻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  
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敬奉焉

褻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開堂一軀香火冷落有  
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畢神降二人責之曰何物狂奴敢  
在我前淫穢俱當立置死地同曳於而狂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  
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罪許尾演戲時神二人始醒神瘋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境地方有張宜沂者少特以宰牛為業二十年後始



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馬為快又喜床頭葉薦為已即嘗七日而薨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之殺業難遣也此順治初年事

###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為業順治甲午夏穗熟時雷電大作震棉花地數畝花俱焦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人異而掘之下有白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頁始知蜈蚣為害天欲誣之負經以笮此經為上天所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 汗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子十三歲方執爨其母令滌溺器予以洗鍋水帶飯粒滌之時康熙丁未五月初八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震雷擊死次子九歲見天神黑面黑盔黑

甲從家堂柱頭跌下以為盜小門驚喊而其兄已死竈前矣余同周憲宰往視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氣而已家堂上揭去瓦數椽其柱劈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保姦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歛敬如此

###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皂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許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後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醫治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資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笑曰冤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累盡亦可以



說鈔  
饒我矣予忽應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板殺乙今陰司罰我為汝  
乎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  
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于一年前死矣

棄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為能一日擊犬携至一  
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為薪煮狗曰鍋中物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  
尊來食畢行至尚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出掛于鼻之左右鮮血淋  
漓脩嘗痛苦醫禱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未能  
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通盤打算若福薄之人一時即報往往  
如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充遂娶妻  
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深陷畢肖猪  
形忽染陽症傷寒時刻作猪吼聲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夫吼  
三殺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蓋累世  
殺業報于一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棄其屍噫亦慘矣

工匠魔魅

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  
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  
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于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  
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穰穰常聞鑼鼓  
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提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實



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乏行乞後有貸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  
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未貸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貸者平安順  
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  
不淺可不慎哉

### 欺孀之報

鄧邑有一厚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孀之家此隣夫火孀舉銀一箱  
倉皇投先生復託以金佛數事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已家火熄  
問之曰昨已為搶火者奪去矣孀忿恨欲死友隨拜去成富翁焉  
未幾孀死此友向止一子年二十為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  
生人面瘡耳目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禱所費不貲其瘡喜  
貼猪肉貼上漸消如人食然累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媳更適  
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餒鬼而已矣若使此友臨財  
不苟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警哉

### 鼠索負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歲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逋夜宿舟  
中忽有鼠啣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睡鼠竟附于是人曰我  
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  
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  
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觀其資盡用計如其  
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儻然不知也

### 諂使之報

明季寧郡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瓶一隻欲售于貴



介晨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之粟貴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  
獻指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  
買之耶貴介是其言其人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即墮地  
破馬歸家見妻孥皆歎待哺計無所出隄坐江干思欲投水適  
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  
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  
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劫少分贓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  
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勝其苦遂招扳阻買花缸之人到官對  
質再四鞠問堅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阻買者問其  
人曰我與汝素無仇隙汝必陷我于死豈宿冤耶其人曰我即某  
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我窮極至此汝彼時一言慫恿我得升斗  
自活豈肯隨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我寧容汝獨生哉遂  
與群盜並受極刑嗚呼一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容不過一時  
諂諛逢主人之意而孰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  
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 還金之報

明慈谿縣王公福徵為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  
封因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  
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  
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手相辭王問其銀數物已相符曰幸我得  
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發鄉  
榜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蘄州太守致政不數年大壽



禮斗不敬之報

鄧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婦于楊僧官拜斗禱禳每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為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僧官偶為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腳一隻落香案上大驚遂病不起蓋北極天之樞也至尊之所在也欲移天心必須至誠齋戒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是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畧識幾字以農桑為業康熙乙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游觀聖殿見聖像巍峩遂登其座而撫其頤曰孔夫子你為何如此糙皮勃碌的說畢足未下座兩眼牽至右邊口牽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像必被子路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礙故撫摩之誰知如此聖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其妻初欣然取之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妾三年之間更易五女子天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見冥判云我尚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陽壽一紀尚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各盡難免是冬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楮警心錄

驢能言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畝劉惟一名英係按察司書辦向在寧  
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緩行其僕  
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債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胡  
言即下驢步牽之而走至寧國取討帳目俱各從寬歸途即於東  
岸造一涼亭為行人憩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